



成运山

喻永军



洛镇老街的下街口有个丁字路口，临街是一家商店，店里卖香烟百货。小店的后面有个院子，侧边安着两扇对开的木门，成运山的按摩店就在院子里。

叶澄海退休后，在镇上租了一间房住着，就在成运山的按摩店隔壁。叶澄海生活规律，喜欢早起。常沿河边的大路去往山中，发现河滩有野生榆叶梅，挖了两盆，细心侍弄。花盆是从城里专门挑的黄釉海边大盆。榆叶梅沉默了一些日子，枝条泛青，活了。

次年三月初，他养的榆叶梅开始暴出骨朵。初始养花，叶澄海最喜欢这个。他觉着这是榆叶梅最有劲的时候，好像从心里长出来的。他便浇水松土，看着水嫩的枝条骨朵一天一个样子。天黑天明全在不知不觉间。等榆叶梅开了花，他倒松弛下来，有时有蝴蝶飞来，有时有蜜蜂飞来，在屋檐下的藤椅上坐着看书。

有天早晨，叶澄海头晕，他试着躺下，坐起来，以为是累了。第二天依旧头晕，他有些不踏实。年轻时，他喜欢打篮球，身体基础不错，退休前也错过了几次体检的机会。

街对面有家诊所，坐堂的是个中年女人，皮肤稍黑，说话得体，叶澄海就去诊了脉。女人笑着问他怕不怕疼，接着给他右颊、额头、头顶、手腕施了几根银针。

过一天，叶澄海去了市里医院，想弄明白咋了。过了一遍机器，查了心脑血管。好好的。先说是耳石症，人工做了复位。医嘱说耳石症复位后基本好了，但易复发，睡觉时要注意睡姿，枕头要枕低些。如此，叶澄海才安心。

但过些日子，叶澄海的头晕又犯了，早上起来晕晕乎乎。叶澄海心想，刚做了检查，咋这样娇贵，拖几天就好了。拖来拖去，总不见好。叶澄海偶尔想到，得给女儿说一下，女儿的工作在杭州，负责企业一个部门，工作忙。有几次给他打电话，都是晚上凌晨之后加完班打的。再说，是个多大的事情呢。

诊所女人说，你去成运山的按摩店试试。他有些狐疑。诊所女人说，我舅九十岁了，每天提着马扎在院子里晒太阳。去年冬天，突然走不动了，接成运山去看，按摩了三次，又能下床提着马扎晒太阳了。

叶澄海推开了成运山按摩店的一扇木门。成运山是个盲人，个子不高，白白净净，脸上有几粒麻子。

成运山的手搭上叶澄海的脖子，叶澄海就感觉到了一种游走的力道。一个骨节一个骨节地游走完。成运山说，小事，血管让颈椎压迫了。趁着跟他说话的空口，先是在他额头两侧，分别用暗力推了两下，叶澄海听到脖子骨节的嘎吱嘎吱声，担心弄坏了。他又按着后脖颈子，另一只手托着下巴左边猛地扳了一下，右边猛地扳了一下，脖子骨节的响声更大。揉揉捏捏一遍，捶捶肩膀，说了声，好了。

隔了两天，再按摩的时候，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

叶澄海知道了成运山是两岁患天花时高烧失明的。现在成运山对这个世界的视觉记忆，还留在50多年前。他按摩的手艺是2003年政府安排在一家培训学校学的。结业后，在县城一家按摩店实习了三个月，回到洛镇。他回洛镇的原因，是家里有一个将近七十岁的老娘需要照看。最先给村里人免费按摩，人家见他手艺不错，日子艰难，按摩一次给五块钱。后来人传人，满镇子的人都知道成运山的按摩手艺好，只要他伸手，颈椎、腰椎、脊椎的曲度骨节了然于心，手到病除。

他用的手机是老年机，有时也挂根竹竿，去二三里外给人上门按摩，收入稳定。前年，母亲去世，虚龄九十。至此，他一年时间里，体重竟然长了十斤。

叶澄海继续听。成运山说，啥事情都让这眼睛害了。不是这眼睛，他最想的事情是上完学去当兵。离开山里，远在天边，他能学技术，能吃苦，不怕死。他还讲

了个笑话。说，有个小伙子在外几年，回家跟父亲去地里收麦子。指着荞麦说：“这红秆秆绿叶叶，是什么东西呀？”父亲听了，觉着这娃子欠揍，赶着用麻绳抽他。他说：“哎呀，大呀，你要把我打死在这荞麦地里呀！”

叶澄海有意笑出了声。成运山问，荞麦是红秆秆绿叶叶吧。叶澄海想问他，你没见过？话头拖住了。

成运山毫不在意，继续说他的话，叶澄海一边听，一边想心思。这成运山是个快活的人，一点没有消沉的意思，这是他的真实心态。

国庆节前，叶澄海要搬家了，辞了房子，整个家当就剩了那两盆榆叶梅。梅树很旺盛，放肆地生长。他粗略地修剪了一下枝条，松了松土，拿湿布里里外外抹干净了花盆，用一根食指，在黄釉的盆体上划了两下，觉着确实擦干净了，然后弯下腰吃力地跟女儿抬着，下台阶到了街道，转过两间门面房，拐进了丁字路口，来回走了两趟，送给了成运山。



鸟鸣 (外一首)

陕南瘦竹

东风所到之处
鸟鸣开始发芽
它的多音部，如同花蕾
含苞待放
所有的秘密
都在阳光下，一一展露
它的合唱，如同油菜花
热烈奔放
一眨眼，就攻陷了一个山头
这鸟鸣带着奇异的色彩
与悦耳的音乐
三两枚鸟鸣
鲜亮了一个季节

春

这个季节，一些秘密
被鸟儿吟唱
一些憧憬，在枝条上绽放
一些打算，雨后破土而出
一些梦想长出彩羽
在山水间飞翔
一头牛，把古老的话题
谱上新曲，填上新词
那些韵味，在汗滴中
鲜艳夺目
馨香四溢

黝黑的土壤里埋着诸多秘密 (组诗)

袁好

东山坡

进入峡谷，谷底逐渐宽敞
明亮起来。这是三道井
竹林以上

河柳的新叶已有小鱼儿大小
枝头很多人工鸟巢
偶尔晃动着

山坡上花事已去
枯叶潮湿易腐
黝黑的土壤里埋着诸多秘密

清明前后，青草蹭蹭冒尖
没有一场雨是白来的

风已掀不起枯叶
新草爬满了山野。不再隐藏
把自己一股脑暴露无遗

青苔

岩石有些许潮湿
可满足青苔的渴求
枝条上山雀跳动。能分辨出来
哪一只是哪一只
野蔷薇的果子，红里透黑
隐在草丛中。自成一风景
顺着沟渠往里走，渠水越来越浅
被不知名水草注解。绿色混杂
更适宜滋生一种希望
在阴面的岩石上，爬山虎的藤蔓
不屑向路人炫耀
——它一生攀登，从未间歇

向阳坡上

春天的橡子叶，叶芽更早散开
又见果早早跃上枝头
阳光照在山坡上
风儿轻柔陪在
年轻的母亲身旁。那天她背着一篓猪草

从露水打湿的衣兜里
掏出一块手帕
“快看，又见果挤破没？”
话音没落，便一屁股坐在地上

那一手帕又见果
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
包括那些挤破的，还带着母亲的体温



商洛山

(总第2866期)
刊头摄影 杨鑫



爱的回响

山泉

我是大山里的孩子，走过大半生才懂得：山路崎岖盘旋，每一步，都藏着父母的心血和期盼。没有显赫家境，没有太多依靠，唯有一双双磨破的鞋，一件件缝得细密的衣服，陪伴着我这个山里娃走出深山，走向远方。

后来，远走西北，一去便是十年。大漠孤烟，长河落日，风沙为伴，寂寞随行。环境虽苦，心里却有一份笃定，无论身在何处，岗位即是责任，他乡亦是战场。守得住荒凉，扛得起使命，用踏实与担当，走好人生每一段行程。只是身在远方，心有牵挂，那份对家、对父母的亏欠，悄悄埋在心底，且愈积愈重。

再后来，辗转奔波，在城市扎根落脚。接父亲进城居住，粗茶淡饭，朝夕相伴，只求一份心安。可有些遗憾，一旦落下便是一生。母亲离开已十八年了，她不识字，不懂大道理，却用一双勤劳的手，撑起整个家。缝衣做饭，四季不歇，一针一线纳出的鞋垫，厚实温暖。斯人已去，那些藏在针脚里的爱，默默陪伴着我。

如今，只剩下过八旬的老父亲。老人一生爱唱秦腔，嗓音高亢，婉转悠扬，唱起来荡气回肠。往日常，一开口便能赢得满堂喝彩，热闹、敞亮、挥舞着精气神。儿女们曾许下诺言，要好好为他拍一段视频，留下这动人的唱腔。只是总以为来日方长，一拖再拖，终成难了的心愿。

而今，老父亲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再也唱不出一句完整的戏文。那荡气回肠的曲调，早已刻进记忆深处，一起起，便是满心的温热与酸楚！

人老了，就像回到了孩童时代。吃饭、洗漱、翻身，样样离不开人。兄弟姊妹轮流照看，尽心陪护。一开始，难免会疏忽、为难，甚至有些手足无措，可静下心来就会懂得，当年父母也是这样，一把屎一把尿把儿女拉扯成人。如今，不过是一场生命的轮回。

久病床前，最见人心。有时为了他的身体，不得不逆着他的心意，他会在恼怒时骂我白眼狼，可我依旧满心温柔地守在身旁——这便是最深的亲情：一边被怨，一边深爱；一边不被理解，一边拼命包容。

人这一辈子，年轻时为生活奔波，为责任担当，为理想奔走，常常身不由己。等到有时间、有能力回头，才发现父母已经老了。能在他们晚年，端一杯水，喂一口饭，擦一次身，不是负担，而是福气，不是付出，而是偿还。

守住本分，尽到心意。如此，便不负养育，不负良心，不负此生这场情缘。

阿泰

流涛

阿泰是海南仔，今年五岁，说话稚气嫩气，吐字咬不真。他妈让我姨夫爷爷时，他称我“一个爷爷”，以后就习惯成自然，叫我“一个爷爷”了，而且我行我素，屡教不改。

阿泰从海南回来，和我相处了几天，就成了我的跟班，一天屁颠屁颠跟在我屁股后面。外出回家路上看到别的小孩玩风筝，他也要，买一个拿回来在小区院子里放，风筝在空中飞来飞去，他高兴得哇哇叫。

阿泰喜欢玩具，玩滑板车，玩出了许多花样，S步、反S步玩得很溜，尤其金鸡独立，脚到擒来，丝滑舒展。他玩玩具车，聚精会神，一丝不苟，一个人能玩几十分钟。阿泰喜欢去游乐场，蹦蹦床、垒积木、坐滑梯，没有他不熟悉的项目。

我和阿泰有一个独特的秘密，就是对暗号，我唱“啾啾——啾啾——啾”，他回“啾啾——啾啾——啾”。一次我带他去游乐场玩，他在小窝窝里乱钻，小孩脑瓜子攒动，好一会不见他人影，我一紧张，急中生智，大声唱“啾啾——啾啾——啾”，阿泰听到后立即从人窝中扬起小脑瓜应和唱“啾啾——啾啾——啾”，我精准地找到了他。

才小不点大，阿泰就知道臭美，喜欢穿的裤子舍不得脱，脏了洗后在晾衣架上挂着，还未干呢他却要穿，如一头小犊牛，别的裤子再好，也不入他的法眼。一次感冒他妈让喝药就是不喝，几番劝说无效后，不得已只好来硬的，几个大人一齐上手，压胳膊压腿灌输，他不屈不挠，不肯就范，一边反抗，一边眼泪汪汪不可思议地盯着大人们看，几个大人于心不忍只好松手。

阿泰在幼儿园学了不少本事，小脑袋瓜里装了不少古诗词。一次我无意念叨了一句诗，他马上跟上句，我很惊喜，就当场考他，接连十几首，我说一句，他跟上句，不打顿子，像流畅的小溪。

那天我在阳台上读书，阿泰从后面爬上我的脊背，我故意不搭理他，他就迂回过来坐在我膝盖上模仿我的样子，也装模作样地看书，但他是狗看星星一精明，看几眼就失了耐心，偎在我怀里，我继续看书，不理他，过会儿，再看他，他已经闭上眼睛睡着了。

阿泰以前没见过雪，那天雪花飘飘，阿泰睁大一双大眼睛，目不转睛地看，很好奇，看了一会儿，便伸开一双小手在空中挥着舞着，妄想亲近那片雪花，捉了一会儿，却什么也没捉到，只好收回两只湿漉漉冻得红彤彤的手掌。他奔跑着，用脚在雪地上踩，雪地发出咯吱咯吱的脆响，他乐得咯咯笑，萌娃的快乐简单而纯粹。

每天早上，他第一个起床，在客厅哼唱“大公鸡喔喔叫，早晨起来上学校，又读书又看报——”我起床洗漱，他听见响动就跑过来让我给他洗脸，我刚给他洗罢脸，一转身，他胖嘟嘟的小手就递过来我的眼镜和手表，像是我的生活秘书，让人由衷地喜欢。

大年初三晚上一起放烟花，他开始怯怯地不敢靠近，待烟花在夜空中璀璨，他乐得手舞足蹈，把他手里的鞭炮乐呵呵地散发给其他小朋友，和小朋友一起分享他的快乐。

初四那天，阿泰要坐飞机回海南，临上飞机前他打来电话，让我来接他，带他去游乐场。他不知道自己将要离开，去千里之外。他稚嫩的童音在我心底漾开圈圈涟漪，让我久久不能平静。

回到海口那几天，他天天打电话让我去接他，他妈说他几次跑下楼，翘首以盼，望眼欲穿，等爷爷来接他。他还小，还意识不到距离的阻隔，却过早地体会到了离别的滋味。

阿泰是我的小玩具、开心果。那膝头的触感，怀里的温暖，小手牵大手的温馨，都会静静地蛰伏在血脉里，留存于记忆深处。